

农村似乎总是容纳着一些特别弱小的人。他们的形单影只看起来是那么的可怜,可是旁人却是觉得理所当然,好像他们活该一生都需要,也必须要出演这个苦情的角色似的。他们没有朋友,好像也没有亲人。其实他们是有亲人的,只是亲情淡薄,跟没有亲人好像也没什么两样。我们村就有一个这样的人,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正名,只是听这里的男女老少都叫他——小妹几。

他跟我的爷爷奶奶一个辈分,他家包括他共有三兄弟。他是最小的一个,驼背,说话也含糊不清,一直未娶妻生子。这样的人无所依靠,势单力薄,所以男女老少都叫他——小妹几。这是我们这边的方言,大家都讲得很溜。他比我奶奶小一些,心底里很尊重我们家的人,他总是亲切地称我奶奶为大嫂。可能在他看来,我们家的人都心善,不会因为别人弱小而欺负别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一直都是那样子。背永远都是驼着的,好像一生的孤苦和苦难压得他直不起身来,总是显得低人一等。眉头总是皱着的,好像永远都在担忧着什么,不知道他是在想明天饭菜的着落问题,还是明天几点得起床,好洗洗那身伴随了他几十年的衣服。他很瘦,不知道是因为驼背,还是本来就不高,总觉得他特别矮小。脸色像夏日的菜地,干涸,发黄。穿在身上的衣服好像永远就那几件。我知道他是有一件白色衬衫的,不过不知道是穿了太多年的缘故,还是他舍不得买洗衣粉,也许都有吧,那件衬衫就像发黄的皱巴巴的旧报纸。每逢村里有红白喜事,他总是提着好几个塑料袋装着剩菜回家吃。他

◆记录

小妹几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阳诗

人倒也好,也帮人家收拾碗筷,打扫残局。

不过他很喜欢讲些废话,倒也不叫废话,因这话常常使得他自己难堪。我记得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院子里的小孩子都在大院下来的那个小坡看见他刚好下来。他看到小孩子吵吵闹闹的就说了两声,大意是在学堂里吵吵闹闹读不进书,在院子里吵吵闹闹地把鸡鸭都吵到一边去了。他含糊地骂骂咧咧着,斥责我们不成体统。我家前边的男孩子和我家后边的表弟气不过,捡起地上的小石子就往他身上砸去。其他的小孩子大约觉得很是刺激好玩,也纷纷捡起小石子往他身上扔。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沉默寡言却心生早慧的孩子,只觉得他可怜,却觉得好像无力改变些什么。只能像一个无所谓的看客一样,看着眼前的小石子像炮弹扔进敌人堡垒一样砸在他身上。我想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拉了拉我同伴的衣袖,轻声说:“咱们走吧,这里好没意思。”那一刻,突然有一种耻辱感袭击了我,我甚至有点想哭,可我知道我的神情还是很淡的。同伴没有看我一眼,只是把她手里的小石子递给我,一边又弯下腰捡石子继续攻击,一边说:“你也一起嘛!”我下意识地接过来,故意没扔到小妹几的身上去,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很可怜。

后来到了家里,我和我奶奶提起这场“战

争”。我奶奶似乎叹了口气,说,别去欺负别人,人家也可怜。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似乎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同我们也算亲戚,但关系也远,都在一张族谱之上而已。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这件事仍深深地存在我的脑海里。前些天我偶然看到他,八九月份,他光着脚背着一只大篮子走在马路上。那会儿已经五点多,估计他还要去菜地里,算算时间,回来的时候应该也天黑了吧。有人在问他去干嘛,他说要去接红薯,别人嗤地就笑了,“现在别人都要挖红薯了,你怎么才去接薯呢。”因现在我家就在马路边,我和奶奶都在门口闲憩,所以这一切尽收我们眼底。我奶奶都忍不住大声叹道:“全世界就你一个傻子,怎么就那么傻。你现在接薯怎么长得成呢。”不知道这些话,他有没有听进去。他好像也没有说什么,口里嘀嘀咕咕着什么,很含糊,我竟然听不懂,不一会儿他就走远了。

他的来去就像一缕烟。让我想到了一句很出名的诗句,大漠孤烟直。他现在就像孤烟,死了也是孤家寡人一个。想到这,竟觉得这人世荒凉得厉害。作为世人,我只有权利感到悲哀,却并无拯救世界的能力。

又有一日,我在小圳上洗衣服,听我家对面的邻居在说,小妹几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之后,就在圳的再远一点的地方上大厕,等到中午,水才能把秽物给冲走。我顿时语塞,只能用惊讶做回应。

唉,这样的人真是可怜,又如此可恶。即便如此,我仍希望他能闲淡地过完这下半辈子,少尝点人世间痛苦。

(指导老师:孙俊)

◆青春

梨树下

洞口县文昌街道城关一校 王卓茵

我们的校园是很美丽的,每一处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教学楼前的那棵梨花树下——在那儿“捡垃圾”。

不过不是捡那些脏兮兮的破烂垃圾哦,而是在那儿会捡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

早春,梨树吐出许许多多的嫩绿的新芽,芽儿小小的,水灵灵的,争着向太阳的方向靠近。阳光洒下来,暖烘烘的,芽儿仿佛也在舒展着身体。春姑娘不知道是不是在温柔地抚摸着它们?

过了几天,梨树上就开花啦,也不知何时长的花苞。一朵、两朵、三朵……争妍斗艳。先是淡淡的雪白色,微风吹送之际,往可爱的粉色推进。一个个娇羞的小女孩,蜕变成一位位娴静的少女,花枝招展露出美好的笑容。迷人馥郁的清香,令人心驰神往。

上学时,还是大清早呢,学校里寂静非常,空无一人,只有保安伯伯坐在大门前的椅子上。那梨花很吸引我,我一蹦一跳地向树那走去。花瓣时不被吹下,美得楚楚,美得动人。

当走到树下,我一不小心被一个石头绊到了,险些栽在泥土上,幸好挂住了树。当时被吓了一跳,头都晕晕乎乎的,定睛往地下看

看是什么绊了我,却竟然看到了一些小玩意散落在泥土上。有女生的发圈,男生玩的教学楼前的那棵梨花树下——在那儿“捡垃圾”。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奇。放学后,我兴致勃勃地跑到梨树下“寻宝”。我东张西望了一会儿,确定没人啦,便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搜寻着。忽然,我看见一个灰不溜秋的东西,也不知是什么,好奇地将它拾起来了,从口袋中取出纸巾,仔细地擦拭着。慢慢地,它的面容露了出来,在阳光下折射出亮闪闪的光。哇!是个孔雀胸针耶!这只孔雀头微微仰着,尾巴屈在身体上,全是有机玻璃的钻石,色彩鲜艳极了!我暗暗沾沾自喜,真好看!居然还能捡到胸针!赚大发了!这里都没有人知道吗?……真好呀,这么多“宝贝”。

我饶有兴趣地把玩着、品味着——梨树下,是一处很不显眼的地方,居然也能发现“宝藏”!美的事物下肯定也都有另一种美的事物吧?就像成功了的光鲜亮丽的外表后,是不为人知的十年寒窗的努力,这比成功更美吧?

梨花树下有我童年的回忆。是的,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这校园的一角,总是给我惊喜。

(指导老师:向辉)

◆成长

发光的孤独

隆回县第二中学初二153班 王森乐

彗星在银河发着光,可没人体谅它们的悲喜;野草在辽原探芽,可没人不在乎它们的荣枯;

海洋日夜奔腾不息,浩瀚无涯,可始终没有一条河流经它的心底。

它们是相似的,都有无人问津不为人知的孤独。

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注定一个人孤独地来,孤独地走,匆匆忙忙。有的人正在经历那分外煎熬的孤独,捱着切肤的冰冷,有的人已经经历过天黑,守望着日出时的一片黎明。可我们依旧迷茫,就好像世界没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只在白纸上留下一个敷衍的“略”字。

最初的自己和最后的自己都是相似的,想熬过每一个费解的题,想读出每一个拗口的单词,中考前自己一直在较真,想试试掉下的汗水能不能换来令人骄傲的分数。

每个在课桌上努力奋斗的人就像一座孤岛,再怎么努力靠近也无法成为陆地,谁也走不进谁的繁华,谁也跨不出谁的清森。中考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个人都在奋力地举起长矛拿起武器,为自己开拓更广阔的天地。

白天我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洒下汗水,拼命到达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咬紧牙关去和时间赛跑。以后的我会感谢当年拼命的自己,

不辜负了当初的勇气,怎么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现在再怎么辛苦也不能放弃。

晚上,孤独就像个坏掉了的开关,断掉了麻木的信念,从头到脚都控制不住地不安和慌乱,想逃离又想释放,理想和现实纠缠不休,自由和桎梏相互束缚。我们孤身赴战场,心里仿佛有千军万马。

只怪那月色太温柔,月下的我念了许久,我向往自由的光芒,我想到达理想的天堂。我呀我,难道只有暗淡的星光吗?不,现在的努力一定会成就更好的自己,此刻的茫然会是多年以后的坦然,我只想给自己一个完美不遗憾的交代。我们笑着和时间说抱歉请原谅,最后,孤独教会我的,是成长。

成长就是,未带佩剑,出门便已是江湖。可路上,我慢慢失去了肆意哭笑的能力,学会藏起自己的张扬。以前,妈妈告诉我,只要努力就会成功,后来,才知道,孤独这件事和时间无关,那些努力也换不来的,最后教会我成长。

彗星夜夜发着光,野草也在每年疯长,汪洋愈加宽广,我们都是相似的,历经了孤独之后要变得更好。

但愿每个人都历经沧桑,归来无恙,我们都在路上,满身梦想的光芒。

(指导老师:丁晓东)

含羞答答

刘玉松 摄



◆小小说

缺了角的心脏

张乐

小晚走在街上,心情和思绪都极难平定。我怎么了?小晚不禁问自己。

小晚穿着粉色的小礼服裙在街上走着,修长的大腿把纤弱的细腰给撑起来。她已经把明晚要弹奏的钢琴曲目练习得很好了。可是小晚心中仍然忐忑。这种忐忑中夹杂着不安,失落,甚至有一丝丝冲动的想要反抗的意识。

是啊,小晚怎么了?

小晚是不应该会忐忑的。在学校,她是个名副其实的学霸,成绩永远在年级第一。在生活中,又是位令人“垂涎不已”的大美女,走在街上,风都会带着着迷的眼神凝视着她。可小晚就是高兴不起来。

她从音乐厅跨出来的那一刻。她又听到那种很吓人的声音。她的脸色惨白。那声音,三年以前,一周以前,昨天,她也都听到过一次。只是她预感今后听到的次数将越来越频繁。

小晚走在街上,细高跟鞋穿太久不免让她走路有点儿踉踉跄跄起来。尽管如此,小晚仍旧是美的。美的不像话。

小晚回到家。

“晓晓,怎么样?”是小晚的妈妈。

“挺好的。”胡晓才是小晚的真实名字。小晚是她的乳名。

“那是,我的晓晓总是最棒的,饿了

吧?可以吃晚饭咯。”小晚不想吃晚饭,也不喜欢胡晓这个名字。她喜欢别人喊她小晚。这两天她又瘦了两斤。每次小晚的妈妈看到她突出的锁骨就心急如焚,变着法儿弄好多口味儿不一的菜来给小晚吃。小晚不会让妈妈的心思白费。

只有晚上躺在床上时,小晚才可以好好地休息了。晚饭后,弹钢琴到八点。八点以后的时间,就真正的属于小晚。没人和她抢。也没有喧哗。她没有睡,而是望着天花板。她注视着房顶的吊灯。恍惚间觉得那柔和的灯光就像三月里调皮的樱花一样,牵紧了风儿的手从枝头使劲地挣脱下来,洋洋洒洒,都蹦到了自己的脸上。小晚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自己的脸。却让一张冰冷的蚕丝面膜顿时切断了她的遐想。小晚继续想象着。想象着她独自一个人去亚马逊的丛林冒险;想像着她和一群小伙伴到南极看海一样广阔无垠的冰川;想象着她套着草鞋走在沙漠里……小晚其实是个有梦想的人。她的梦想是环游世界。

“晓,睡觉了哦,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声音小晚再熟悉不过了,总是在十点半准时在她房门外响起。

小晚关了灯。闭上眼睛。

是呀,小晚应该早睡,不宜想太多。她

明天还有很多很多事儿得做。上午的油画课,下午补习班的理综课,晚上,还有一场属于她的音乐会。小晚睡着了。入睡之前,她又听到那种声音,她的心脏砰砰的一跳,立马又恢复到平稳的呼吸。她累了。

第二天,小晚上完油画课,理综补习课。她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来到音乐厅。

音乐厅很多人,小晚走上台时,看到观众席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人头。小晚这是第五次在这个音乐厅的台上演奏了,可今天她潜意识里总觉得周围冷嗖嗖的,仿佛有一些对自己不怀好意的气息,开始渐渐地缠绕起自己来。演奏开始了,小晚轻轻地坐下,露出迷人的微笑……一曲终了,小晚完成得非常出色。小晚像只粉色的天鹅一样走到台前鞠躬致谢。接着谢幕。她往舞台右边走去,准备下楼梯。

还好,没有出什么意外。小晚告诉自己。悬着的心落了下来。可她又听到了那种声音!她停下脚步……越来越强烈……砰!砰!砰!小晚感觉到她心脏上就像安装了块有着弹簧的巨石一样在拼命地敲打着她!敲打着她的心脏!

砰——

小晚瘫倒在舞台上。她终于听清楚了那种声音,那是心脏撕裂的声音。碎成一块,两块,八块,无数块。小晚终于明白了,在她刚刚弹奏最后一个音符时右手无名指的指尖上接住的那一颗水滴,便是自己的眼泪。她哭了,而她竟然不知道?

小晚欣慰地躺在舞台上,她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

她听见胡晓在耳边悄悄对她说:小晚,你早该休息了,因为你早已有了一颗缺了角的心脏。